

豢

一、亡羊

爺爺的最愛是平劇。每天陽光逛到客廳前窗的欄杆前，他就會急切的敲著拐杖喊我。山東話的短促尾音困在上顎裡，不耐煩的吐氣時，觸生鼻翼濁重的共鳴，噴出喉頭能擊穿重山峻嶺的盔甲，虬髯大漢免提聲調總撼天震地。

據說聖裔得按神秘的排列組合鎖著輩分：慶、繁、祥、令、德。在中日或國共抗戰的顛沛中，有序地向亂世抵抗。我是孔家第一個長孫，祥的祈冕右邊擺著一隻羊，祀祭天庭務得德尊品潔，寫在民間孝跪母乳，我卻生成台灣誤貼標籤的胎種，是隻皮膚黝黑的無毛猩猩，絕筆洙泗的恩奉。

圈點不成祖宗的鄉音，遲應著兩岸的手足無措，爺爺卻特別愛我。

從小就看不懂平劇，但爺爺會特別留客廳的主位給祖孫倆。那一個小時對流亡異鄉的中國人來說掐得太短，勒得我卻太長。螢幕上陌生人塗滿陌生顏彩，鏗鏘的鈸鼓順著二胡上鈞聲線，長氣灌注銀棍矛尖，隨二指劃過天空，勾起眉眼一瞪，就把人釘在椅板上不敢呼氣。但若冷靜定睛一瞧，明明是空空盪盪的舞台，假想的隊伍騎著假想的馬匹，跨過假想的門檻，喝盡假想的茶放在假想的桌凳，假想的繞場奔馳向假想的原野，假想的陽光此時或許會踏過地理尺度，把傳統的台灣房子照亮。

入口總是狹長的門廊，體面方正飯廳的案頭供著祖先牌位，廚房則被擱在盡頭的角落，那是女人安身立命的位置。小時候我看奶奶無異是登場的經典女旦，自有一套防腐的粉墨表情，輕細恰好的軟語像條隱形的圈繩，把貧瘠的日常劇本梳理工整，一手一秒捏一個完美六摺的餃子，一手一繞複雜的軌跡就是喜氣的繩結，爺爺中風後她更把自己的聲音修得優雅水平。

先是每餐飯後爸爸扛起爺爺僵硬的半身復健，左腳、右腳是學步的笨拙，爺爺盛怒時就吼爸爸，大掌仍能劈開半個河山，翻掀擺正的風景；後來奶奶完美的委屈揉成爺爺尷尬的笑，奇怪的是我想不起他以前這麼笑，他甚至討好的用傾斜嘴角小聲幽默：「抗戰的時候我們窮，答數是：『步鞋、草鞋、步鞋、草鞋』」；再來爺爺就站不起來了，他生活的範圍只剩下一個小小的圍欄，他會從內丟出任何奇怪的誘餌要我撿，可以是打火機、湯匙、塑膠壺，跨進他的領域卻能嗅出一種發霉的氣味，我越來越怕看爺爺混濁的眼睛，假裝聽不見他喉底發出的掙扎。

轉過身背對愛的我，反覆幾年總夢見從爸爸的指縫中，死盯著爺爺緊緊揣著塑膠袋，惟一一隻有力卻指節發白的手。

二、馬騾

奶奶後來把身分證上的冠夫姓拿掉，喜歡別人叫她王阿姨，也不讓人提起爺爺。像一團被緊握太久的玻璃紙，若突然放手就能舒展出朵朵笑容。

所有訪客都驚訝於那樣黑暗、狹窄、潮濕的家供著天生貴氣的奶奶。她有一頭全銀白色的短捲髮，長直的脖頸總是揚挺，笑起來剛好露出八顆白皙的貝齒，一式衣領裙角似經套量的剛剛好，覆蓋怎麼日曬都透得出血絲的皮膚，掌心細軟得不可思議，的確像是從神壇偷下的佛尊擺錯了位置。奶奶本是煙台地主最疼的小女兒，果園雇有無數工人，在那樣的年代能好好讀書，寫一手工整好字。文化大革命是命盤上絆腳的轉折連接詞，將她扯出童話，和爺爺一齊隨國民政府逃難來台灣。

眷村阿姨們想從重複的夜晚提煉出星光，於是他們來偷奶奶的拿手菜。先將乾烏參洗淨表面鹽分，餵養完全乾淨的水使它們肥胖，重複幾個半天清洗、換水、等烏參把自己撐開成待宰的姿態，用利剪挑斷理面的內筋，再燉煮、再等待不可逆的次次膨脹，然後才用大蛤濾過的湯汁澆淋烏參，爆香大蒜、長蔥、辣椒下鍋，細膩工法讓原本不起眼的烏參鍍上熱油金光，整個禮拜堅持的辛勞，匆匆一落筷就會消失，若不是黃曆撕下的聲響提醒，都會忘了桌下的長征。

奶奶完美的不太真實，高牆內的外省女人望穿王子馳騁白馬營救；我的阿嬤則是傳統的本省女人，阿公不到五十歲去世，她刻苦耐勞駝起家庭重擔。

阿嬤常俐落做完所有事情，再咬著銀色的犬齒大聲罵人：「嚙用」。不知道是不是台語歌總從鼻子哼出，怎麼聽都像哭泣的基因。阿嬤總是對著神壇叨唸她命最苦，從小送給阿祖當養女，欠栽培只好什麼都扛起，工廠洗完瓶子，再回來做代工及家務，偏偏阿祖的兩個兒子在南洋為日本人打仗死了，莫名的嫁給在家附近培訓的外省人，命孤無法生育，剛領養兩個女兒，外公這個夭壽的短命鬼卻撒手不管就離開。我常覺得阿嬤越想外公，就咒他罵得越大聲越兇；阿嬤越在乎誰，也會用全身現實的棘刺抱緊誰，血紅的痛和聲聲保佑都是傳統愛的浪漫。

我不確定我該模仿誰的文化，該相信哪段版本的歷史？等我長大可以遙控電視時，才發現民視和中天新聞是平行時空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，不驢不馬的騾子該怎麼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？又或者街上穿梭著許多披著人形的贗品，必須套上數據、度量價位才有生存的空間？早熟的我同情奶奶的笑和阿嬤的憤怒，那些都是恐懼，向命運揮舞的拳頭不過存在微弱的表演。

人類抗拒被時間抹去，鴻爪總得踩踏些什麼才能留下印記。

三、妖貓

父親肩上撐頂國花從外島回家，遠遠聽巷口的通風報信，小兵撞見巡視只會沒命的奔營整理勤務，面對長官的背脊永遠筆直，被訓斥時死扣著眼淚，甚至跌倒後忘記疼痛，只知轉頭看眼色。那些女兒家的任性嬌弱被神經質的胃酸消化掉，湧上喉頭的只剩顫抖的應聲。早於青春期就飆速抽高的身體，對情緒產生持續的麻醉效劑，我是企圖追求規格化的待整品。

回台後的父親帶回一隻長毛的白波斯貓，牠也姓孔，名叫白雪。白雪是寫在《聊齋》裡的妖魔，搖步閃影無聲，肉身裡裸潛著邪靈，只要她用練蠱的詭術抬頭，藍色的瞳孔閃著上下眼線勾人，嗲聲嬌氣繞在爸爸腳邊，得意的翹起嘴角笑。父王是酣醉的君上，會調高八度聲調，寵溺的圈抱她。全家只有我對空氣中侵略的貓毛過敏，就算眼睛紅腫仍能盯清她藏在背後的九條尾巴。

做自己的小獸怎麼可能贏得真愛？口吃的我無法為自己辯說，佯狂剖心亦難天問，陷溺評分的湘江，飲盡奈何橋前的記憶，著草占卜我的五月會生一場大病。

初始覺得渾身發熱，被迫逆行原設軌跡蛻皮，摩擦撕扯那些恰如其分的微笑、親切鞠躬的姿態、愉快昂揚的語調。哽在喉頭唯存單音節的嗽聲，只能吐出社交的句點，上帝似乎報復性奪走我的語言能力。高燒在沸點遲遲不退，所有的人工輔助徒然，我被加冕在自己的冠狀風景裡呼吸困難。單鏈條病毒侵蝕宿主，輕易變化重組掀起細胞因子風暴，醫院的抗生素節節敗退，我只能開始一場同歸於盡的戰爭。然而攻擊敵人的同時，必須濫殺健康的細胞，隨處剝刺皆是窟窿，嗆進自己的骨血，復原充滿毀滅性的疼痛。終於拆掉繃帶後，我長成陌生的自己，令人恐懼的眉眼鼻口，站不牢標準的模特兒姿態，在秘密纖維化的肺泡中，重學洪荒之初的第一口呼吸，牙牙第一個真實的詞彙，或許所有過往的偽裝堅持，不過一場賽道的誤植。

熾熱的炎夏降下一場雪，從此冰心如鑑，我居然記起了自己的臉。

四、小狙

跨進秋果期的蒲公英放棄安穩蓮座，乘齒裂羽絨離開原鄉，緊揪種傘降落在異地。還記得當初踏進那所山邊的學校，武裝好極窄的短裙及高跟鞋，腳踏升學慣有節奏，複製講義鋪滿開場白，廁所冒出來彷彿失火的煙卻把我拉回現實，地上煙頭存在的必然，就跟走廊上註定有檳榔渣，而樹上一定有垃圾一樣。

小狙的憤怒是自身投射的逆行菩薩。

教師施捨的同情救不出這些困境中的小狙，未曾嚐過愛的滋味，又怎能模仿珍惜與感激？手中評斷的劍斬不斷他們記憶裡鄙夷的眼神，僵化的尺規量不準他們經歷的風雨，層層濾鏡篩不出從未想像過的幸福標靶。同樣在自己人生流亡的我第一次看清這些生命，原來我們都有類似的表情。一點點的愛就能撕毀觀賞的門票，不放棄的心就能燃亮火光，無論如何的和小狙並肩處在圍欄裡，感覺同樣的飢餓無助、憤怒不公、絕望無力。當家庭社經地位和觀念只不過世襲，再版的悲劇要怎樣走出設計好的台本？讓青春領悟放棄行動是真正的詛咒，尊重自己可能性的信仰，才是跳脫老鼠滾輪的唯一方法。也許雨季淋漓後才能沖淨它的本色，也許日近、日遠本無絕對，也許是、非、對、錯真的是既得利益者最方便的解釋。

無條件的愛要先給，才發現自己擁有。

學校外永遠有鋪不平的紅磚道，雨水總噴濺在裙邊，人們自然邁步向前。本以為已經落地生根的決然，在某個放學的的夜晚抬頭，才發現遠處公路閃爍著燈光。見過陰暗潮濕的地獄，才能對天堂輪廓充滿信仰；舉重若輕的強大，只因為願意把承擔放在感受前頭。

原來這條路上我們都只不過是共修的伴侶，沒有誰偉大的拯救了誰，拋出線圈的人就是接住繩索的人。乘著自身業果的小舟，若看不穿「此岸即彼岸」，瞳仁倒映的永遠是命定的輪迴，薛西佛斯的石頭就是抗拒不了的癮頭。倘若造化本身無誤，陰晴圓缺都是姿態，黑白明暗皆成祝福，只是理解的智慧來得較遲罷了。當學生擺正手足後，老師才能登場；當稚兒安然沉睡時，其實亦不需急著長大，因為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所謂的溫柔成熟，是從什麼地方掙展而出。

成人也是第一次當成人。

我不確定原諒的文法裡，主詞、受詞位置如何擺放，只知道我返家後陪著父親去祭拜爺爺、奶奶。墳前所有人的照片都違和的鮮明生動，安然並排的模樣陡然能被理解。我倒是真真正正吸了一口氣，冷風穿進我的胸膛，若非四周無聲，活著或死亡似乎也沒那麼界線分明。

遠處的金爐背後映著如來，究竟誰來誰又走了？或許我從來不缺我。

墳上的草柔柔的隨風搖擺，我隱約聽見風中飄來父親的：「對不起」，更清楚的是爺爺在地下問我：「墳外，可是許久不見的小乖乖？」。